



GONG DAO KENG YOU SHENG

弓刀鏗有聲

——丁品环境新闻及诗词作品选

丁 品◎著

大眾文藝出版社

自然之友书系

弓刀鏗有聲

——丁品环境新闻及诗词作品选

丁 品 著

大眾文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弓刀铿有声 / 丁品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08. 11

(写作春秋/李俊主编)

ISBN 978-7-80171-720-7

I. 弓… II. 丁…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83915 号

书 名: 弓刀铿有声

著 者: 丁 品

责任编辑: 齐 民

封面设计: 张玉霞

出版发行: 大众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 100009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13.25

字 数: 331 千字

印 数: 2000 册

版 次: 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全套定价: 200.00 元 (本册: 28.00 元)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自序

干新闻要“一杆子捅到底”

我的“老大哥”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易生多次谆谆教导我：“干记者的优势，就是要下去跑，做到下情上达，公诸舆论，这是任何政府高官、学者和你们的作用没有法子比的”！我也曾听过一位老记者的名言：干新闻，最重要的是“一杆子捅到底”——在第一时间到达第一现场，第一个采访当事人和目击者、取得第一手的新闻事实和证据；也就是不怕跑路、不怕吃苦、不怕麻烦、甘冒风险。为此，有一外国著名摄影师狂妄宣称，“如果你的作品还不够好，那时因为你走得还不够近”。于是就知道为什么在今天世界各地的局部冲突中，记者比士兵死亡率还要高的原因了。

1972年，我曾作为知识青年只身进入阿坝州若尔盖等地，不想这成为了我以后干记者职业的“本钱”。1998年11月，传来可可西里野牦牛队长扎巴多杰饮弹身亡的消息，我决定立即前往采访，同事闻讯大惊：那可是高寒缺氧的不毛之地，你不要命了！我回答，1972年就去过藏区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后来实地采访中，车子狂追偷猎疑犯把我遗弃荒原、修车着火、抢拍抓捕偷猎疑犯现场照

片跌碎眼镜扎得脸上流血等，但也只能算是有惊无险。

采访归来，报社领导和同仁破例以一个整版篇幅，刊发了我采写的长篇通讯《雪域追凶》，北京的民间环保组织“自然之友”派志愿者来报社索要当天的报纸，说“报社库里有多少报纸我们要多少”。有的大学生后来告诉我，这篇报道他流泪读了好几遍。野牦牛队员们给我封了“第一个随队穿越可可西里、全程采访反偷猎巡逻的文字记者”的称号，我把它看做从事记者职业所获得的最有分量的褒奖了。

由于身体能够适应，便与西部地区结下不解之缘。青海可可西里、新疆阿尔金山反偷猎、四川甘孜、阿坝和凉山州保护天然林工程，西部水电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，直至2008年汶川大地震做志愿者，在10多年中跑了好多趟，对这些地区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和积累。其中“岷江断流了”和“倘若今天爬雪山过草地”的报道，把1972年我去阿坝州若尔盖等地所见情景作了描写和近30年变化的对比，被中央电视台、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先后采用。还有“乌江”真的成了“污江”，“木里的回声”等现场报道，能够及时地反映出来长江上游生态环境变迁的实际情况，以及当地基层干部群众的心声等，获得了各方面的好评。多采写出一些“有血有肉”的报道，少一些官场上的“假话、大话、空话、套话”之类，这也是我干记者的最大欣慰了。

“出门靠朋友”。多年来，我与基层、特别是西部的朋友一直保持热线联系，2005年，根据国家环保总局领导的批示，我到重庆采访小电镀污染，重庆市环保志愿者联合

会会长吴登明亲自为我做向导，完成暗访了任务。回来后稿件发了报纸头条，重庆市环保局的同志笑称，“也就是老吴给你带路能找到这些电镀作坊，我们去都找不到”！

“一杆子捅到底”，贵在能“到底”。2000年夏，我随国务院检查团赴宁夏，检查国务院关于禁止采挖、销售发菜通告的执行情况。一次中途在公路旁如厕后，我走到附近小路边，和坐在手扶拖拉机拖斗上的农民攀谈，不期发现拖斗里拉着正是刚从草原搂回来的发菜，准备运到黑市上去销售！

“一杆子捅到底”，往往会捅到某些人的痛处。于是，有时记者下去在第一时间就会被地方政府被监控。也有好几次，地方陪同的官员一再劝告我进入当地村子里如何危险，告诫要千万注意安全。我进了村，却受到村干部和群众的热情接待，他们讲起环保法也头头是道，只是对上级不依法办事，不为污染受害群众撑腰有气。也不止一次，被采访当事人的态度“前倨后恭”，他们说：“你们的采访细致、深入、客观、廉洁，让我们见识了来自北京的真记者！”

既然是新闻，当然要“抢”。1995年，采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修改大气法，我索性找到简报组等着简报印出来。该组的负责人说，像你这样的记者可少见。除了抢时间外，还要抢在地方官员干预之前见报——这是中国特色。如“山城地陷之灾”等报道就是如此。当然，也有由于“慢了半拍”，被地方官员追到北京（包括地方主管市长追到北京说情和公安局长上门要人等）说情，在这种情况下稿子可能会“没了下文”。一起出差的央视《东方时

空》的朋友曾向我大倒苦水，说现在县级领导都能把电话打到北京，干扰节目播出。可见这方面的问题是同行们的共同悲哀。

“新闻是易碎的花瓶”。由于“版面有限”等原因，有的稿件在刊发时就被删节，还有由于时过境迁等原因，有一批在一线采访稿件，在这本新闻作品集也没有能够收录，这是很大的遗憾。但好在新闻也是在“记录历史”，我想本作品集中的一些典型报道，或多或少还能够有些用处，特别是采访那些长期为保护环境默默作奉献的人们，能够把他们的事迹和贡献公诸于众，留给后人，这就是我的最大的心愿了。

（封面照片说明：记者在可可西里境内的“青海·西藏”界碑前留影。本人邮箱和博客：din pin@163. com）

目 录

自 序 /1

现场采访

雪域追凶 /1

风雪可可西里是我家 /11

冰峰雪莲为勇士开 /20

茶马古道 千年绝唱 /28

走进“长江第一县” /36

走进无人区:动物“亲近”人 /41

木里的回声(上篇) /44

木里的回声(下篇) /47

倘若今天爬雪山过草地 /50

岷江断流了 /53

乌江真成了“污江” /56

山城“地陷”之灾 /58

重庆千家小电镀污染猛于虎 /61

地震废墟上照耀公民社会曙光 /65

发菜:草原掠地千里之祸 /71

- 行走额尔古纳河畔 /77
- 邯钢集团排放污染严重 周边居民强烈要求治理 /83
- 企业改制:环保瞄准“制高点” /87
- 改制越彻底 执法越到位 /90
- 黄孟营村等地癌症“高发”八十万群众饮用水源污染严重 /92
- 可怜北京水源地:三眼喷泉仅剩一眼 /97
- 一张无形的网 /100
- 博大精深的英国皇家植物园 /104
- “固非一笼一羽之乐也” /106

人物通讯

- “黄土之子”刘东生 /108
- “气象孔明”把脉雪域风云 /113
- 青藏高原上的当代“徐霞客” /116
- 大熊猫的繁殖率高于人类 /119
- 三门峡之憾 /122
- 让生命与长江一起奔腾 /126
- 史家出绝唱 千年走一回 /137
- “绿林好汉”吴登明 /144
- 我住长江头 /154
- 康巴英雄血洒可可西里 /164
- 文德江措:十年守望黑颈鹤 /174
- 近睹洋愚公的风采 /177
- 谁打破了国际生物界百年“零”记录 /179
- 海底世界探宝 /184
- 放眼方见千重碧 /190

杂文与评论

从蓝藻之灾看“先污染易,后治理难” /196

环保人要敢“一夫当关” /199

“三个宁愿”与“最后的吼声” /200

怎可以“关怀”了之? /202

白沟中毒事件“备忘” /204

不能仅靠预案来应急 /206

现代“钦差”与“网漏吞舟之鱼” /208

上兵伐谋 /210

“听证”贵“证” /212

“河中石兽”新传 /214

冰川消融与“再造中国”梦 /216

要官气,还是要士气 /218

树不活,心不死 /220

乡土桑树 还我好河山 /222

轻“小”难成大事 /224

帮忙,还是帮闲? /226

“玩”与“出汗” /228

五年生聚 五年教训 /230

戏说“克隆人” /232

中水为何不中用 /234

以笔为枪 以身为盾 /236

新闻采访的“明”与“暗” /239

水污染报道中的“得”与“失” /242

少一些匿名信,多一些社会责任公民 /246

专题报道

- 治山即治国 /249
- 西部开发 水是根本 /253
- 西部开发 水电打先锋 /257
- 西北水资源 开发需创新 /261
- 水电是清洁能源吗 /266
- 荒漠变桑田不是遥远的梦 /270
- 南水北调将改善生态用水 /276
- 人工湿地化解小城镇污水处理难题 /279
- 三峡库区出现重度富营养河段 /281
- 三峡库区生活垃圾处理可一举两得 /283
- 淮河流域近半数重点污染源违法超标排放 /285
- 为什么自来水不甘甜 /287
- 既要味鲜 也要河清 /289
- 农业生态环境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 /292
- 把发展有机农业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来认识 /296
- 小沼气池扛起生态保护重任 /299
- 有人长期收购有害昆虫 /302
- 天然林区经济总量大幅下降 亟待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/303
- 云雨岂无意 嫁与种树郎 /305
- 突破“两难”僵局 /309
- 让市场机制来解决环境问题 /313
- 环境民事诉讼的“失衡”及其对策 /317
- 污染纠纷导致“过激行为”频发 /324
- 打破环境执法的“黑洞”现象 /327
- 实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七条应从慎从严 /331

大气法修改要治“软” /333
 “举证责任倒置”适用于室内污染诉讼 /339
 文物“失传”误国 /342
 以车为本,还是以人为本 /347
 保护“雪山之王”——雪豹 /350
 天马不能再吃了 /355
 “治白”谁当主角 /359
 节能减排:生物质型煤大显身手 /361
 昔日废酒糟 今变有机肥 /366
 环保股市五大风险 /368
 北京空气质量受到臭氧威胁 /371
 北京:不能再干“子还父债”的蠢事了 /373
 警惕无“孔”不入的二噁英 /376
 人类能认识多少物种 /379
 关注冰川退缩 /381
 中国环境问题对全球构成威胁吗 /383
 “先污染后治理”论不可行 /388
 贵州出现疑似“痛痛病” /390
 保留自由奔腾的怒江 /392

诗 词

长相思·寄野牦牛队员 /396
 致阿尔金山武装科考队勇士 /396
 过昆仑山口祭索南达杰碑 /397
 咏昆仑(两首) /397
 “长漂”十一勇士献身廿周年 /398
 从巴塘去白玉峡谷羊肠道上 /398

题雅江康巴壮士 /399
天安门广场铭记那一天 /399
咏士(两首) /399
为汶川地震生者与死者歌(两首) /400
招手 /401
初游西湖感怀 /402
谒风波亭 /402
哭连勇(三首) /402
梦回黄湖五七干校戏作 /403
回远安 /403
雨中遇界碑下的俄裔老妇 /404
红岩祭 /404
谒瑞金红都旧址 /405
题为抗“非典”献身的叶欣护士长遗像 /405
咏毛泽东等名人(15首) /406



雪域追凶

这是一支颇具神秘与传奇色彩的西部高原多民族志愿者反偷猎队。

在号称世界第三极、平均海拔高达 4500~5500 米、缺氧、高寒、基本无淡水资源的青藏高原可可西里无人区，这支队伍与偷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分子长期展开周旋与搏杀。



记者（左一）和野牦牛队员

在即使是当地群众也谈“可”色变的人类生命禁区，这支队伍是如何战斗与生活的？原青海省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、野牦牛队长扎巴多杰于 1998 年 11 月初不幸去世，这支队伍的战斗力是否因此

受到影响而下降？全队的处境如何？

1998年12月中旬，记者有幸随队进行横穿可可西里地区的巡逻，在度过了5个充满艰难与危险的日日夜夜后，对上述问题有了一个比较明晰的答案。

队员心声

“我们可以不拿工资，把钱节省下来修车、买配件和油料。没有钱买食品，我们可以自备干粮。就是步行，也要进可可西里。决不能让偷猎分子得逞，让英雄的血白流。如果我们中间有人牺牲了，就让我们的灵魂和索书记、扎书记的英灵一道，共守可可西里。”这是野牦牛队员们向记者倾诉的心声。听到这些队员掷地有声的誓言，英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！

现野牦牛队有42名队员，以藏族为主，最长者58岁，最小者19岁。1995年9月，扎巴多杰受命重建治多县西部工委和林业派出所，同时建野牦牛队，大多数队员是来自治多县的自愿报名者。他们当中有全县第一个万元户，有个体司机、藏医、兽医、大学毕业生，教师、退伍军人以及失足青年等。3年下来，因各种原因走了一些人，留下来的大多数是“铁杆”队员。

向神秘的新、青藏三角地带进军

1998年12月8日凌晨1时许，格尔木市郊响起了枪声！几名野牦牛队员不顾征战可可西里归来的疲劳，连夜在市郊要道口化装设伏，一举抓获偷猎嫌疑人4人，缴获吉普车2辆。被捕者对其此行的目的是进可可西里偷猎供认不讳。但在抓捕中，一名偷猎嫌疑人脱逃，另有一部偷猎嫌疑吉普不顾队员鸣枪警告，趁夜色逃走。种种迹象表明，冬季反偷猎形势严峻！

9日夜10时许。在老公安、西部工委梁银权副书记家里（兼

队部)，地图铺开，老梁部署冬季西征计划和任务：新疆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多次来电商议协同巡防事宜。根据双方商定，野牦牛队决定西出大柴旦、老茫崖，穿沙漠、探险路翻昆仑山主峰（祁漫塔格山），出奇兵，迂回包抄，打击从新、青藏三角地带进入可可西里的偷猎分子。西征小分队由6名队员组成，记者以退伍军人身份，荣列“候补”队员。

修车、加油、准备武器弹药、食品和水。一切在绝对保密中进行。格尔木市有个“金三角”，是各路偷猎分子的盘踞地。此刻，他们的耳目可能就在附近“窥探”。修车的钱，先向厂家欠下账，买汽油和警车的零配件等费用，用10名正式干部职工的当月工资垫上。一袋大锅盔干摸和咸菜是主要食品，半箱苹果已算是奢侈品。费用不足，还从兄弟单位借支了5000元。

真像“冰山上的来客”

蓝湛湛的小柴达木湖水，金黄色的草滩，巍巍的雪山。这一带是低海拔的柴达木盆地，偶尔可以看到草滩上的骆驼和羊群。两部警车在公路上急驰，年轻的藏族队员们和着车里的录音机唱起了欢快的歌曲，浓郁藏族民族色彩乐符，在苍凉的荒原上跳跃着。

10日下午4时许，在大柴旦镇小饭馆里吃饭。全队有纪律，一律不许喝酒。饭后冒雪赶路。天色将暗，车子驶入海拔3000米以上地区。举目望去，暮色中千里茫茫盐碱地，没有任何生命迹象，只有风在呼啸。途中小憩，道班工人说，如果有只鸟飞过，只要它叫一声，我就和它认亲戚！

11日凌晨1：30，到达当日行军的目的地老茫崖。夜幕中只有几间破败的房舍，连声狗吠都没有，格外显得凄凉。只有两家回民饭馆和一家旅店。敲窗户好不容易唤起老板，点起油灯开门，见我们这伙进山人的打扮，惊讶道，“真像冰山上的来客呀！”一家老少

三口都起床动手做扯面，香喷喷煮了一大锅，队员个个狼吞虎咽，风扫残云。

饭后已是凌晨3时许，两名司机队员和记者被推去睡热炕，另3名队员拼饭馆的椅子、挤破沙发入梦乡。分队指挥员、治多县西部工委办公室主任，42岁的靳炎祖主动放哨，看守武器、监视公路来往的可疑车辆，以及可可西里荒原方向可能出现的可疑车灯光。作为当年在治多县中学执教鞭的同事，他被索南达杰称为“我不同民族、不同姓氏的好兄弟”。他在可可西里出生入死，至今脸上留下偷猎分子划出的刀疤。老靳的腿患关节炎，还坚持把所带的一张狗皮褥子让给记者进山用。

登昆仑山如入九天仙境

11日晨7时许，天刚蒙蒙亮就出发了。进入茫茫沙漠中，几次迷路陷车。下午，车子驶入皑皑昆仑山下，过河时折断了一根钢板，只好停车换件。队员们钻入车下，在寒风中苦干了3个多小时才修好，手都冻肿了。入夜、就在昆仑山脚下宿营，大家啃干馍就咸菜，此时只有苹果最可口。

12日晨，天亮后出发，终于见到一顶牧民帐篷。牧民招待喝热茶，此时成了莫大的享受。随后，热情的牧民领着驾驶员登上山坡察看进山路线，说这里确有一条翻昆仑山进可可西里的险路，但一般司机都不敢过。队员们笑道，“我们是警察，走险路走惯了！”

早饭发现丰田警车的轮胎爆了，大家动手换轮胎后上路。绕过两座雪峰，入河谷前行，终于找到了那条翻越主峰的险路。路长千余米，坡陡处约有30度，仅能容一部小车通过，很可能是偷猎分子所为。路面为皑皑积雪所覆盖，车行其上，打滑危险。大家下车步行，两藏族驾驶员挂加力档，一前一后冲了上去。这里的海拔约在6000米左右，每爬几步就要停下来大喘气。然而爬上峰顶。我们发现进入了一个奇妙的银白世界：方圆数千平方米内宛如一个平